

马克思

资本论

第二卷

(序 第一——二章)

人民出版社

A81.23
156/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

资本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二卷

资本的流通过程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八年·北京

序

编好《资本论》第二卷付印，使它一方面成为一部联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另一方面又成为一部只是著者的，而不是编者的著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留下的文稿很多，同时又大多数带有零星断片的性质，使这个任务的完成更加困难。在手稿中，已经著者彻底订正，可照原样付印的，充其量只有一册（第IV稿）。但经过后来的修改，这一册的最大部分已经显得陈旧，不再适用了。材料的主要部分，虽然实质上已经大体完成，但用语多欠洗炼，还是用他撰写纲要时常用的语句：有疏忽的文体，有不客气的往往显得鲁莽而谐谑的措辞和语法，有英法两种文字的术语，往往几整句甚至几整页英文。那显然是照思想在著者头脑中随时展开的原样写下的。有若干部分详细推敲过了，也有一些同样重要的部分不过只有提示。用作例解的事实材料被搜集了，可是几乎没有作适当的安排，更谈不到推敲整理。每章结束的地方，因急于要移到下章，往往只写下少数没有联贯的文句，表示这里的说明还没有完全。最后，还有大家知道的连著者自己有时也辨认不出的字体。

我只好把这些手稿尽可能照原样抄录下来；在行文上，只更改变著者自己如果活着也会更改的地方，只在绝对必要，

并且意义非常明白,毫无疑问的地方,插入说明的插句和连接句。意义上不过略有疑难的辞句,我是宁可照原样编入。综合我所改编的,插入的,全部还不到十个印刷页,并且全部限于形式的性质。

只要数一数马克思留作第二卷的亲笔材料,就证明他在发表他的经济学伟大发现之前,曾经是多么无比的认真负责,并且作过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以求其尽善尽美。正是因为有这种自我批评,所以,他的叙述,很少能够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都适合于他的因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材料包含以下几部分:

首先是一个题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包含四开本 1,472 页,计 23 册,那是从 1861 年 8 月到 1863 年 6 月写成的,是 1859 年在柏林以同一书名出版的第一册的续稿。从第 1 页到第 220 页(第 I 册到第 V 册),然后再从第 1159 页到第 1472 页(第 XIX 册到第 XXIII 册),是论述《资本论》第一卷所论述的各个题目,从由货币到资本的转化一直到卷终,是关于这些问题的最早留下的文稿。从第 973 页到第 1158 页(第 XVI 册到第 XVIII 册),论述资本和利润,利润率,商业资本与货币资本,所以是论述那些此后要在第三卷手稿内详加说明的题目。但是,第二卷论述的题目和很多此后要在第三卷论述的题目,都没有做特别的安排。它们不过附带地,特别是在题名《剩余价值诸学说》的那个部分(手稿的主体部分,从手稿第 220 页到第 972 页,即第 VI 册到第 XV 册)里面提到。这一部分手稿,包含一个有关政

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即剩余价值学说的详细的批判的历史，同时又在对前一辈人进行论战的形式上，展开了大多数此后要在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中分别进行并且在逻辑的联系上进行研究的问题。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在去掉许多已经在第二卷和第三卷包括的部分之后，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的第四卷出版。这个手稿虽然很有价值，但对于现在出版的第二卷，能够利用的地方是不多的。

从时间的顺序说，接下去，是第三卷的手稿。这个手稿至少其中最大的部分已经在1864年和1865年写成。马克思在大体完成这个手稿之后，才着手整理1867年印行的第一卷。我现在正在整理这个第三卷的手稿，以便付印。

其后，即第一卷出版之后，有留作第二卷用的对开纸手稿一组，计四件，由马克思自己记有I—IV的记号。第I稿共150页，大概是写于1865年或1867年。这对于现在这样编排的第二卷，是最早的一个独立的推敲，但多少有断片的性质。也没有什么可以从那里取出来利用。第III稿，一部分是引文和马克思所作札记的提示的汇集——主要和第二卷的第一篇有关——一部分是某些细点的推敲，特别是对斯密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以及关于利润源泉的见解的批判；此外，还论述到了剩余价值率对利润率的关系，那是属于第三卷的范围。其中的提示，没有包含多少新的东西；其中经过推敲的部分，由于以后的修订，对第二卷和第三卷说，都已经有了后来的东西赶在前头，所以大部分也只好割爱。——第IV稿是第二卷第一篇和第二篇前几章的已

经可以付印的完整稿，也已经在适当的地方被利用了。这个手稿虽然证明比第 II 稿写得更早，但因为形式上较为完整，所以可以在本卷适当的地方有利地应用，只要从第 II 稿取出若干文句补充进去就行了。——最后说到的那一件手稿，是第二卷唯一现成可用并且相当完整的东西，成于 1870 年。我马上就要说到的供最后修订时参考的笔记，就明白说：“第二个文稿必须作为基础。”

1870 年之后，又有一个休止期间，那主要是由于他的病况。他照例是利用这种期间来进行各种研究。农学，美国的特别是俄国的土地关系，货币市场和银行业务，最后，还有地质学和生理学这一类自然科学，特别是独立的数学研究，成了这时以后许多札记簿的内容。1877 年初，他认为他的健康已经恢复，可以恢复原来的工作了。1877 年 3 月末，他再由上述四件手稿，作出提示和笔记，用此作为第二卷重新推敲写作的基础。工作的开端，见于第 V 稿（对开纸 56 页）。第 V 稿包括最初四章，但没有十分推敲。许多要点还是在本文下面的注中处理，材料与其说已经细心选择安排，不如说只是搜集在一起。不过，对第一篇最重要的部分来说，这份手稿已经是最后的完全的叙述了。——根据这些写出一个可以付印的手稿的第一个尝试，见于第 VI 稿，那是 1877 年 10 月以后，1878 年 7 月以前写成的，仅仅四开纸 17 页，包括第一章的最大部分。第二次并且也是最后一次尝试，见于“1878 年 7 月 2 日”写成的第 VII 稿，只有对开纸 7 页。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似乎明白了，要是他的健康情况没有一种完全的革命，他会不能让自己也感满意地完成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写作。其实，第 V 稿到第 VII 稿已经够多地留下痕迹，表示他正在和苦人的病况进行艰苦的奋斗。第一篇最难的部分，已经在第 V 稿重新推敲；第一篇其余的部分及第二篇全部（只有第十七章例外），没有提出任何显著的理论上的困难；但第三篇，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在他看来，却是迫切地需要重写。因为第 II 稿论述再生产时，当初还没有考虑到那种起媒介作用的货币流通，现在再加研究，方才把它考虑进来。因此，只有进行淘汰，把全篇改造，使它和著者的已经扩大的眼界相适应。第 VIII 稿就是这样产生的。那虽然只是一个四开纸 70 页的稿件，但只要比较一下现在印成的第三篇（除去由第 II 稿插入的部分），就知道，马克思善于把多少东西压缩到这个篇幅中去。

但是，这个手稿也只是对这个问题的初步的处理；在这个处理上，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是对照第 II 稿来确立并且展开那种新近获得的观点。没有什么新东西要说的各点，就都被忽略过去了。多少牵涉到第三篇的第二篇第十七章的重要部分，也在这里再度推敲过了，扩充了。逻辑的联系往往被打断；处理有的地方有漏洞；有时十分零星断片，特别是在结束的地方。不过，马克思要说的话，都在那里用某种方式说出来了。

这就是第二卷的材料。马克思逝世前不久曾经告诉他

的女儿爱灵娜说，希望我根据这些“做出一点东西”来。我已经在非常有限的限度之内，接受这种嘱托。可能的话，我总是使我的工作以单纯选择各个文稿为限。所以，我总是把最后的文稿当作根据，不过和以前的文稿作了比较。只有第一篇和第三篇，提出了现实的技术性以上的困难；不过那种困难也着实不小。我总是竭力完全根据著者的精神来解决它们。

本文的引文，在作为事实例证或对每一个要从事根本研究的人说都可以找到原本（例如出自斯密著作中的引语）的地方，我大抵把它们翻译过来了。只有第十章不能这样做，因为那里直接要批评英文的原文。——出自第一卷的引语，都注明了第二版即马克思生前付印的最后一版的页数。

第三卷可用的材料，除了那个题名《批判》的最初文稿，除了第 III 稿以上曾经说到的部分，除了一些随手写成，散见各种札记中的简短笔记，只还有上述 1864 年到 1865 年那个对开纸的手稿，它和第二卷的第 II 稿几乎同样完整地经过了推敲，还有就是 1875 年的一册手稿，题为《剩余价值率对利润率的关系》，那是用数学方程式来说明这个问题的。第三卷的付印准备工作正在迅速进行。迄今为止，在我能够判断的限度之内，主要只有技术性的困难，尽管有某些重要的章节要作为例外。

在这里，我要对一种对马克思的攻击进行反击。这种攻击，当初不过是个别人的窃窃私议，现在，在马克思去世

之后，却已经在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之流的手里，当作确定的事实喧闹起来，说马克思对洛贝尔图进行了剽窃。我已经在其他场所¹，关于这件事，说了最紧急要说的话，但只是在这里，我才能提出决定的证据。

据我所知，这种攻击，最初一次是见于梅耶所作的《第四阶级的解放斗争》。该书第43页说：“可以证明，马克思是从这些出版物（指那些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后半期的洛贝尔图的著作），采取他的批判的最大部分。”在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证据以前，我尽可以认为，这种主张的全部“可以证明的性质”就是，洛贝尔图曾经向梅耶先生作过这样的保证。——1879年，洛贝尔图亲自出场了，就他在1842年刊行的《对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一书，写信给泽勒尔说：“足下将会发现，这个东西”（指书中展开的思想线索）“已经十分巧妙地由马克思……利用，可是他没有提到我的名字。”（杜宾根《综合政治科学杂志》1879年第219页）洛贝尔图的遗稿编辑人科萨克，乖乖地重复说到了他的这种主张（洛贝尔图的《资本论》柏林1884年版导论第XV页）。——最后，在1881年由梅耶编辑的《洛贝尔图·雅格佐博士的书信及社会政策论文集》中，洛贝尔图还直截了当地说：“现在，我发现，谢夫勒和马克思对我进行了剽窃，没有提到我的名字。”（第60信第134页）在另一个地方，洛贝尔图的要求，甚至采取了更为确定的形式。“我已经在我所写的《第

¹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对蒲鲁东哲学的反駁》（伯恩斯坦、考茨基合譯的德文本斯图加特1885年版）一书的序言。

三社会书简》中，和马克思在本质上一样，不过更简单得多、更明了得多，指出了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何处发生。”（第48信第111页）

这一切关于剽窃的攻击，马克思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手边的一册《解放斗争》，只裁开了和“国际”有关的部分，其余的部分只是在他去世之后才由我把它裁开。杜宾根的《杂志》，马克思也从来没有看到过。给梅耶的《书信》，他也毫无所知。那句说到“剽窃”的话，我还是到1884年，因为梅耶博士先生自己好意提起，才注意到。不过，第48信马克思是知道的。梅耶先生曾经有礼貌地把原信交给马克思的季女。关于马克思的批判要在洛贝尔图那里寻找秘密源泉这样一种不清不白的谣言，当然也有些传到马克思耳朵边。当时马克思把信给我看，并表示说，他终于获得了可靠的消息，知道洛贝尔图自己到底要求什么。只要他不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他，马克思，尽可以不用去管；尽可以让洛贝尔图去设想他自己的叙述更为简单更为明了，借以宽慰宽慰自己。他以为，全部问题实际已经由洛贝尔图自己这一封信解决了。

他完全可以这样去想，因为我知道得很清楚，一直到1859年前后，他对于洛贝尔图的全部文字活动还是绝无所知，但是这时候，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在纲要上已经完成，而且在最重要的细目上也已经完成。1843年，他在巴黎开始他的经济研究时，他是从英法两国的卓越学者开始的。德国人方面，他仅只知道洛和李斯特。并且有

了他们两个，他也就觉得够了。马克思和我直到 1848 年，因为要在《新莱茵新闻》批评洛贝尔图以柏林议员资格的发言和以大臣资格的作为，才听说有洛贝尔图这么一个人。当时，因为我们对他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去信问莱茵地方的议员，这个突然变为大臣的洛贝尔图，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那些议员对于洛贝尔图的政治学著作也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可是，马克思那时在没有洛贝尔图任何帮助的情况下，不仅已经非常明白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何处发生，并且已经非常明白地知道它是如何发生了。这一点，有 1847 年的《哲学的贫困》，还有他 1847 年在布鲁塞尔所作，后来又在 1849 年《新莱茵新闻》(第 264 号至 269 号)发表的关于《工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讲，作为证明。只是到 1859 年前后，马克思因拉萨尔说起，才知道有洛贝尔图这么一个经济学家，此后他就在大英博物馆见到了他的《第三社会书简》。

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据说曾经被马克思“剽窃”的洛贝尔图的学说的内容又是怎样的呢？洛贝尔图说：“我已经在我所写的《第三社会书简》中，和马克思一样，不过更简单得多、更明了得多地指出了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何处发生。”所以，这就是要点：剩余价值学说。事实上，也说不上，在马克思那里，还有别的什么，洛贝尔图可以要求说是他的所有。在这里，洛贝尔图自封为剩余价值学说的真正创始者，马克思曾经对他进行剽窃。

这个《第三社会书简》又对我们怎样解说剩余价值的发

生呢？简单地说就是，在他手里包括着地租和利润的“租”，不是由商品价值的“价值追加发生”，而是“由工资所受的价值减少发生，换句话说就是，因为工资仅只等于劳动产物的价值的一部分”，并且在劳动有充分生产率的时候，“工资无须等于它的产物的自然交换价值，因此就会留下一些东西作为资本的补偿(!)和租”。但是谁也没有告诉我们，如果竟然不留下什么东西来“作为资本的补偿”，即作为原料和工具磨损的补偿，那又算是怎么样一种产物的“自然交换价值”。

幸而我们还能说出，洛贝尔图这种划时期的发现，到底曾经在马克思那里引起什么印象。在手稿《批判》第X册中(第445页以下)，我们看见了“一种分歧的说法，洛贝尔图先生，一种新地租学说”。在这里，马克思只是从这个观点来看待《第三社会书简》。而对于洛贝尔图的剩余价值学说，他一般总是用反语讽刺的说法来处理：“洛贝尔图先生首先研究在土地所有权和资本所有权没有分离的国度将会发生什么情况，然后得到重要的结论说，租(他指的是全部剩余价值)仅只等于无酬的劳动，或这种劳动借以体现的产品的量。”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类，已经生产剩余价值几百年之久，并且逐渐想到了剩余价值起源的问题。最早的见解，是从直接的商人的实践产生的：剩余价值所以发生，是因为有什么东西加到产品的价值中去。这种见解，在重商主义者中间占有统治的地位。詹姆斯·斯杜亚已经看到，这时候

一方的进益,必然是另一方的损失。尽管如此,这种见解还是象鬼怪一般吵闹了一个很长的时期,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者中间。可是它被斯密从古典科学赶了出去了。

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篇第四章中说:“资本(stock)一旦在个别人手中积累起来,其中就自然会有人要利用它来使勤劳的人去劳动,为这种人提供原料和生活资料,指望由他们的劳动的产品的售卖,或由他们的劳动加入到那种原料价值中去的东西,取得一个利润。……劳动者加入到原料中去的价值,在这里,会分成二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他们的工资,另一部分则按雇主在原料和工资上面垫付的全额资本,支付雇主的利润。”稍后,他又说:“一国的土地一旦都成为私有,土地所有者就会和别的人一样,喜欢在自己没有播种的地方得到收获,他们甚至会为土地的自然产物要求地租。……劳动者……不得不把他的劳动所采集或生产的东西的一部分交给土地所有者。这一部分,或者说这一部分的价格,构成地租。”

对于这段话,马克思在上述手稿《批判》第253页中评说:“所以,斯密是把剩余价值,也就是把剩余劳动,把所完成并且在商品中体现的劳动中那个超出有酬劳动,即已在工资形式上得到等价物的劳动的余额部分,视为一般的范畴;在其中,真正的利润和地租不过是分支。”

斯密还在第一篇第八章中说:“土地一旦变为私有,土地所有者就会对劳动者能在土地上生产或采集的差不多所有的产品,要求得到一份。他的地租,对于用在土地上的劳

动的产品，成了第一个扣除。但是，耕作土地的人很少有办法可以把自己维持到有收获进来的时候。他的生活资料通常要从一个雇主，即租地农业家的资本中垫付。如果租地农业家不能分享他的劳动的产物，或者说，如果他的资本不能带着一个利润得到补偿，他就会没有兴趣要雇用他了。这种利润，对于用在土地上的劳动的产品，成了第二个扣除。几乎所有劳动的产品，都要为利润进行同样的扣除。在所有的工艺制造中，大部分工人都需要有一个雇主，把工作的原料、他们的工资和给养垫付给他们，一直到工作完成的时候。这种雇主要和他们共分他们的劳动产品或这种劳动加入到加工原料中去的价值。他的利润就是由这个部分构成。”

对于这段话，马克思评说（见上述手稿第256页）：“在这里，斯密以露骨的字眼指出，地租和资本利润不过是劳动者的产品（或产品中那个和由他加入到原料中去的劳动相等的价值）的扣除。并且这种扣除，和斯密以前已经讲过的一样，只能由劳动的这个部分构成，即劳动者超出其中只支付他的工资或只为他的工资提供一个等价物的劳动量而加入到原料中去的部分构成——也就是只能由剩余劳动，他的劳动中那个没有报酬的部分构成。”

由此可见，斯密早已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何发生”，土地所有者的剩余价值又是从何发生；马克思在1861年也已经坦白地承认了这点。洛贝尔图和那些在国家社会主义夏雨温暖中象菌一般簇生起来的崇拜他的人群，却似

乎已经完全把这些忘记了。

马克思往下说：“可是，斯密没有把剩余价值本身看作一个本来独立的范畴，让它和它在地租和利润上面所取的特殊形式分开。因此，在研究上，他留下了许多的错误和缺陷。里嘉图还更是这样。”——这句话可以逐字用在洛贝尔图身上。他的“租”不过是地租加利润的总和。关于地租，他做出了一种完全错误的学说；关于利润，他只好跟着他的先驱者们走，盲目接受他们的说法。——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却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不付等价即行占有的价值额的一般形式。这个价值额，会按照第一次由马克思发现的十分严密的规律，分裂为利润和地租这样的特殊的转化形式。那些规律将会在第三卷中得到说明。到那里，我们将会知道，由剩余价值的广泛的理解，进而理解剩余价值如何转化为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进而理解剩余价值如何在资本家阶级内部实行分配的规律，其中还有多少中间的环节必须要抓住。

和斯密比较，里嘉图前进了一大步。里嘉图把他的剩余价值观建立在一种新的，在斯密手里固然已见萌芽，不过临到应用几乎总是被他忘记的价值学说的基础上。这种价值学说也就成了以后一切经济科学的出发点。里嘉图从商品价值要由商品中体现的劳动量决定这一点，引导出由劳动加入到原料中去的价值量在劳动者和资本家间的分配，也就是它在工资和利润（这里是指剩余价值）间的分割。他论证了：这两个部分的比率不论怎样变动，商品的价值总是

不变。这个规律，他认为只有个别的例外。他还对工资和剩余价值(在利润形式上理解的剩余价值)的相互关系确立了若干主要的规律，尽管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叙述有些过于概括的地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五章第I节)。他还论证了，地租是在一定情况下生出的利润余额。——以上各点，不论从哪一点说，洛贝尔图都没有超出里嘉图。里嘉图学说的内部矛盾，那种使里嘉图学派走向崩溃的内部矛盾，洛贝尔图一点也不认识，不然，也只有引导他想入非非，提出一些乌托邦的要求(《对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第130页)，而不是去寻求经济学问题的解决。

里嘉图的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却用不着等到洛贝尔图《认识》出现的时候，才被利用在社会主义的目的上。《资本论》第一卷第726页(第二版)引用《民族困难的根源和救治——给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伦敦1821年版)一书时，曾引用其中一句话说：“剩余产品或资本的所有者。”这个只有40页，它的重要性单凭“剩余产品或资本”这样一个辞句已经应该叫人注意，但只是因为马克思方才没有湮没的小册子里面就说：

“无论有多少归资本家”(从资本家的立场出发)，“他总只能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因为劳动者是不能不过生活的。”(第23页)不过，劳动者过怎样的生活，资本家所占有的剩余劳动能大到什么程度，那是一个极其相对的问题。“如果资本不会比例于它的量的增大而在价值上减少，资本家就会把劳动者生活所需最低限度以上每一个劳动小时的

产品都实行强占。……资本家结局会能这样向劳动者说：不要吃面包啊，因为人能够用甜菜和马铃薯来过活；我们已经临到这个地步了。”（第24页）“一旦弄到这个地步，以致劳动者用马铃薯代替面包来过活，那就没有问题，能够由他的劳动多取出一些东西来。那就是说，如果用面包过活他必须要为自己和家属的生计保留星期一和星期二的劳动，一旦改用马铃薯过活，他就只要为自己保留星期一的一半了。星期一的其他一半和星期二的全部，就都可以游离出来，以便为国家的利益或为资本家的利益而用了。”（第26页）“谁都承认（it is admitted），在地租，货币利息或商业利润形式上支付给资本家的利息，是用别人的劳动来支付的。”（第23页）所以，在这里，完完全全有了洛贝尔图的“租”。不过这里是说“利息”，不是说“租”罢了。

马克思对此书评说（手稿《批判》第852页）：“这个几乎不为世人所知的小册子，出现于‘不可信任的修鞋匠’麦克洛克开始被人谈论的时候，其中包含有一个超过里嘉图的本质上的进步。该书曾直接把剩余价值，或里嘉图所说的‘利润’（有时也把它称为剩余产品），或著者所说的利息标示为 surplus labour，剩余劳动。这种劳动是劳动者没有代价地从事的劳动，是劳动者在补偿劳动力价值，生产工资等价物以后超出这个劳动量从事的劳动。把价值还原为劳动是重要的，把体现在剩余产品内的剩余价值还原为剩余劳动是同样重要的。这一点其实斯密已经说过，并且在里嘉图的说明上还是一个主要的要素。不过，他们从来没有在